

緇門警訓卷第三

陟三

撫州永安禪院僧堂記無盡居士撰

古之學道之士灰心泯志於深山幽谷之間
穴土以爲廬紉草以爲衣掬溪而飲煮藜而
食虎豹之與隣猿狙之與親不得已而聲名

陟三

腥薌文彩發露則枯槁同志之士不遠千里
累糧躡屨來從之游道人深拒而不受也則
爲之樵蘇爲之舂炊爲之洒掃爲之刈植爲
之給侍奔走凡所以效勞苦致精一積月累
歲不自疲厭覲師見而愍之賜以一言之益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而超越死生之岸烏有今日所謂堂殿宮室
之華床榻卧具之安氈幄之溫簟席之涼窓
牖之明巾單之潔飲食之盛金錢之饒所須
而具所求而獲也哉嗚呼古之人吾不得而
見之矣因永安禪院之新其僧堂也得以發

吾之緒言元祐六年冬十一月吾行郡過臨
川聞永安主僧老病物故以兜率從悅之徒
了常繼之常陞座說法有陳氏子一歷耳根
生大欣慰謂常曰諦觀師誨前此未聞當有
淨侶雲集而僧堂狹陋何以待之願出家貲

第一九四冊

百萬爲衆更造明年堂成高廣宏曠殆甲江
右常遣人來求文曰公追常於山而及此也
幸卒成之吾使謂常擊鼓集衆以吾之意而
告之曰汝比丘此堂既成坐卧經行惟汝之
適汝能於此帶刀而眠離諸夢想則百丈即

汝汝即百丈若不然者昏沉睡眠毒蛇伏心
暗冥無知晝入幽壤汝能於此跏趺宴坐深
入禪定則空生即汝汝即空生若不然者獼
猴在檻外覲檀栗雜想變亂坐化異類汝能
於此橫經而誦研味聖意因漸入頓因頓入

圓則三藏即汝汝即三藏若不然者春禽畫
啼秋虫夜鳴風氣所使曾無意謂汝能於此
閱古人話一見千悟入紅塵裏轉大法輪則
諸祖即汝汝即諸祖若不然者狗齧枯骨鴉
啄腐鼠鼓喙呀唇重增饑火是故析爲垢淨

陟三

二

列爲因果判爲情想感爲苦樂漂流汨溺極
未來際然則作此堂者有損有益居此堂者
有利有害汝等比丘宜知之汝能斷毗盧髻
截觀音臂剗文殊目折普賢脰碎維摩座焚
迦葉衣如是受者黃金爲瓦白銀爲壁汝尚

堪任何况一堂戒之勉之吾說不虛了常諮
參悅老十餘年盡得其末後大事蓋古德所
謂金剛王寶劍云元祐七年十二月十日南
康赤烏觀雪夜擁爐書以爲記

禪月大師大隱龜鑑

在塵出塵如何處身見善努力聞惡莫親縱
居暗室如對大賓樂情養性逢危守貧如愚
不愚修仁得仁謙讓爲本孤高作隣少出爲
貴少語最珍學無廢日時習知新榮辱慎動
是非勿詢常切責已切勿尤人抱璞則足與

文厄陳古聖尚爾吾徒奚伸安聞世俗自任
天真奇哉快哉坦蕩怡神

右街寧僧錄三教總論

問曰略僧史求事端其故何也答曰欲中興
佛道令正法久住也曰方今天子重佛道崇

陟三

三

玄門行儒術致太平已中興矣一介比丘力
輪何轉而言中興佛道耶答曰更欲助其中
興耳苟釋氏子不知法不修行不勤學科不
明本起豈能副帝王之興乎或曰子有何力
令正法久住乎答曰佛言知法知摩夷護持

攝受可令法不斷也又曰諸師已廣著述何待子之爲耶荅曰古人著述用則闕如曾不知三教循環終而復始一人在上高而不危有一人故奉三教之興有三教故助一人之理且夫儒也者三王以降則宣用而合宜道也者五帝之前則冥符於不宰昔者馬史躋道在九流之上班書拔儒冠藝文之初子長欲反其朴而還其淳尚帝道也孟堅思本其仁而祖其義行王道焉自夏商周至于今凡幾百千齡矣若用黃老而治則急病服其緩

藥矣由此仁義薄禮刑生越其禮而逾其刑則儒氏拱手矣釋氏之門周其施用以慈悲變暴惡以喜捨變慳貪以平等變冤親以忍辱變瞋害知人死而神明不滅知趣到而受業還生賞之以天堂罰之以地獄如範脫土若模鑄金邪範漏模腐物定成其寢陋好模嘉範傳形必告其端嚴事匪口談人皆目擊是以帝王奉信群下歸心草上之風翕然而偃而能旁憑老氏兼假儒家成智猶待於三愚爲邦合遵於衆聖成天下之壺壺復終日

之乾乾之於御物也如臂使手如手運指或擒或縱何往不臧邪夫如是則三教是一家之物萬乘是一家之君視家不宜偏愛偏愛則競生競生則損教已在其內自然不安及已不安則悔損其教不欲損教則莫若無偏

勝三

四

三教既和故法得久住也且如秦始焚坑儒術事出李斯後魏誅戮沙門職由寇謙之崔浩周武廢佛道二教矜衒已之聰明蓋朝無正人唐武宗毀除寺像道士趙歸真率劉玄靖同力謗誣李朱崖影助此四君諸公之報

驗何太速乎奉勸吾曹相警互防勿罹愆失帝王不容法從何立况道流守寶不為天下先沙門何妨饒禮以和之當合佛言一切恭信信于老君先聖也信于孔子先師也非此二聖曷能顯揚釋教相與齊行致君於犧黃

之上乎苟弗斯言譬無賴子弟無端聞競累其父母破產遭刑然則損三教之大猷乃一時之小失日月食過何損於明君不見秦焚百家之書聖人預已藏諸屋壁坑之令勦絕楊馬二戴相次而生何曾無噍類耶梁武捨

道後魏勃興拓跋誅僧子孫重振後周毀二
教隨牽復之武宗陷釋門去未旋踵宣宗十
倍興之側掌豈能截河漢之流張拳不可暴
虎兇之猛况爲僧莫若道安安與習鑿齒交
游崇儒也爲僧莫若慧遠遠送陸修靜過虎

陟三

五

溪重道也余慕二高僧好儒重道釋子猶或
非之我既重他他豈輕我請信安遠行事其
可法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孟子曰天
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斯之謂歟

傳禪觀法

禪法濫觴自於秦世僧叡法師序關中出禪
經其文則明心達理之趣也然譬若始有其
方未能修合弗聞療疾徒曰醫書矧以大教
既敷群英分講註之者矜其辭義科之者逞
其區分執塵搖松但尚其乘機應變解紛挫
銳唯觀其智刃辭鋒都忘所詮不求出離江
表遠公慨禪法未敷於是苦求而得也菩提
達磨祖師觀此土之根緣對一期之繁榮而
宣言曰不立文字遺其執文滯逐也直指人
心明其頓了無生也其機峻其理圓故不免

漸修之徒篤加訕謗傳禪法者自達磨爲始
馬直下相繼六代傳衣橫枝而出不可勝紀
如曹溪寶林傳所明也道法師本於直指
人心下削去今依舊
入本補

洪州寶峯禪院選佛堂記永相張商英撰

崇寧天子賜馬祖塔號慈應謚曰祖印歲度
僧一人以奉香火住山老福深即祖殿後建
天書閣承閣爲堂以選佛名之使其徒請記
於予予三辭而請益堅余謂之曰古人謂選
佛而及第者涉乎名言爾子以名堂予又記

之無乃不可乎憐子之勤謾爲之記夫選者
選擇之謂也有去有取有優有劣施之於科
舉用之於人才此先王所以厲世磨鈍之具
非所以選佛也使佛而可選也取六根乎取
六塵乎取六識乎取三六則一切凡夫皆可

陟三

六

以作佛去三六則無量佛法誰修誰證取四
諦六度七覺八正九定十無畏乃至十八不
共法三十七助道品乎取之則有法也去四
諦六度乃至三十七助道品乎去之則無法
也去取有無眇然如絲之留於心中歟然如

埃之入乎宵次此在修多羅藏或謂之二障或謂之四病或謂之不了義或謂之戲論或謂之遍計邪見或謂之微細流注取之非佛也去之非佛也不去不取亦非佛也佛果可以選乎曰先生之論相宗也吾祖之論禪宗也凡與吾選者心空而已矣弟子造堂而有問宗師踞坐而有答或示之以玄要或示之以料揀或示之以法鏡三昧或示之以道眼因緣或示之以向上一路或示之以末後一句或示之以當頭或示之以平實或揚眉瞬

目或舉拂敲床或畫圓相或劃一畫或拍堂或作舞契吾機者知其心之空也知其心之空則佛果可以選矣余曰世尊舉花迦葉微笑正法眼藏如斯而已矣後世宗師之所指示何其紛紛之多乎吾恐釋氏之教中衰於此矣深河東人也甘粗糲耐辛苦又從關西真淨遊孤硬卓立必能宏其教蓋釋氏之教枯槁以遺其形寂寞以灰其慮戒定密行鬼神所莫窺慈悲妙用幽顯所同仰迫而後應則吾衆喪其伴侶不得已而後言則六聚亡

其畛域生死之變人之所畏也吾未嘗有生
安得有死則奚畏之有利害之境人之所擇
也吾未嘗有利安得有害則奚擇之爲夫如
是則不空於外而內自空不空於境而心自
空不空於事而理自空不空於相而性自空
不空於空而空自空空則等等則大大則圓
圓則妙妙則佛嗟乎吾以此望子子尚無忽
哉

三祖鐘智禪師信心銘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

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
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
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
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
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
失功遣有沒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
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
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
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纔有
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

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粗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步三

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沈不好不好勞神何用踈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為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浪由斟酌夢幻虛華何

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元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

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禹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

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
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
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
道斷非去來今

戒定慧三學

陟三

九

資持云一切佛法不出三學以衆生迷心爲
惑動慮成業由業感報生死無窮欲脫苦果
要除苦因故先以戒治其業次以定慧澄其
惑業分善惡故止作兩行以相翻惑唯昏散
故定慧二法而對破病因藥差機藉教脩然

後業盡惑除情亡性顯教門雖廣豈越於斯

釋法四依

則見祖懷究竟
指歸唯在了義

依法不依人者人唯情有法乃軌模性空正

理性空通體離非妄即用此法爲正法依涅槃

極教盛明斯轍涅槃云依法者即是法性
不依人者即是聲聞緣覺

若能反彼俗心憑準聖量隱心行務知非性
空秉持此心以爲道路一分知非明順空理
一分觀厭明達有事如此安心分名修趣法
性真道依義不依語者語是言說止是張筌
義爲達理化物之道化猶證解已後絕慮杜

言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故經有捨筏之喻人
懷目擊之談莊子云目存豈不以言詮意義得
意息言月喻妙指無宜不曉上明義假語顯
今謂得義義乃是言真行道者常觀常破常
觀依語常破隨義謂言隨義還是誦言上謂得義

忘言仍須造
義無有也

依智不依識者識謂現行隨塵分見眼色耳
聲耽迷不覺與牛羊而等度同邪凡而共行
上明六識妄念人畜共依故有淪墜已大聖
下今依佛智即唯識觀今損過漸明也
示教境是自心下愚永執塵爲識外所以化

導無由捨之是知滯歸凡識倒遣聖心愚迷
履歷常淪三倒勇勵特達念動即知知倒難
清名爲依識知流須返名隨分智如是加功
漸增明大後見塵境知非外來境非心外是
自心相安有愚迷生憎生愛思擇不已解異

陟三

十

牛羊

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此之兩經並聖
言量凡入道者率先曉之則無壅不通有疑
皆決但爲群生性識深淺利鈍不同致令大
聖隨情別說然據至道但是自心故經云三

界上下法我說唯是心此就世界依報以明
心也又云如如與真際涅槃及法界種種意
生身佛說唯心量此據出世法體以明心也
終窮至實畢到斯源隨流赴感還宗了義

戒唯佛制不通餘人

行宗云大千界內佛爲法王律是佛勅唯聖
制立自餘下位但可依承良以如來行果極
圓窮盡衆生輕重業性等覺已下猶非所堪
况餘小聖輒敢擬議有如國家賞罰號令必
從王出臣下僭越庶人失信亡敗無日佛法

亦爾若容他說群生不奉法不久住故也

撮畧諸文以嘆戒法

資持引標宗云是汝大師以能軌物也或云
人足能有所至也或云大地生成住持也道
品樓柱聖道所依也禪定城郭定慧所憑也

降三

十一

乃至如池如鏡如纓絡如頭如器又智論中
如重寶如命如船如鳥翅等尋之可知又篇
聚中先明戒護具列八喻如王小子如月光
如如意珠如王一子如人一目如貧資糧如
王好國如病良藥又戒大序如海無涯如寶

無厭僧祇戒本如猿猴鎖如馬轡勒廣在經律不復繁引良以戒德高廣故非一物可喻偏舉諸像各得一端不能全似

佛在世時偏弘戒法

又云雖談衆典然於毗尼最所留意故篇聚云世尊處世深達物機凡所施爲必以威儀爲主是也又經通餘人所說律唯金口親宣大權影響但知祇奉况餘小聖安敢措詞又復諸經說有時限律則通於始終義鈔云始於鹿苑終至鶴林隨根制戒乃有萬差等具

斯三意永異餘經偏弘之言想無昧矣

示僧尼戒相廣略

鈔云問律中僧列二百五十戒戒本具之尼則五百此言虛實五百之言乃出智論與律不同故問決之答兩列定數約指爲言約即畧也故諸部通言不必依

數論其戒體唯一無作約境明相乃量塵沙且指二百五十以爲持犯蹊徑耳律中尼有三百四十八戒可得指此而爲所防今準智論云尼受戒法畧則五百廣則八萬僧則畧有二百五十廣亦同尼律儀

度尼教意

業疏云女人機發

律中佛姨母大受道尼同五百女人求佛出家深

厭生死求佛出家以無私道遠化益故抑而不許後還舍衛便自剃髮披衣倚僧坊立祈聽受戒時爲三請便授敬法必具依行即感

陟三

十二

具戒記云女性鄙弱人少敬信故無私化之益反更毀辱正法減半由佛不許却還城中輒自變形復至祇桓倚門而住阿難代請佛令傳教能行八敬即與出家愛道等聞即發具戒疏又云二十衆受者爲明女報惑深智

淺喜生慢怠必欲受具僧尼各十方發勝心又云若依神州自宋已前究勘僧史尼一衆受謂從大僧一衆邊受如諸律中八敬受者但專愛道餘五百尼十一衆受故求那跋摩此勤功德羅聖者言若無二衆但一衆受如愛道之緣者得也何以知然及論本法止前方便未有可成還約僧中羯磨方感後師子國鐵索羅等十一尼學宋語通方二衆受

尼八敬法

事鈔尼衆篇云善見佛初不度女人出家爲

滅正法五百年後爲說八敬聽出家依教行
故還得千年今時不行隨處法滅會正記云
佛成道後十四年姨母求出家佛不許度阿
難爲陳三請佛令慶喜傳八敬向說若能行
者聽汝出家彼云頂戴持言八敬者一者百

陟三

十三

歲比丘尼見初受戒比丘當起迎送禮拜問
訊請令坐二者比丘尼不得罵謗比丘三者
不得舉比丘罪說其過失比丘得說尼過四
者式叉摩那已學於戒應從衆僧求受大戒
五者尼犯僧殘應半月在二部僧中行摩那

瑤六者尼半月內當於僧中求教授人七者
不應在無比丘處夏安居八者夏訖當詣僧
中求自恣人如此八法應尊重恭敬讚歎盡
形不應違

出家超世

業疏云橫約諸有無思離染故樹出家樂處
閑靜若有貪著終成金鎖引出方便唯斯一
道如華手經云有四法轉身即在善來比丘
蓮華化生現增壽命一者自樂出家亦勸助
人令欣出家二者求法無倦亦勸他人三者

自行和忍亦勸他行四者習行方便深發大願又出家功德經云若能放人出家受戒功德無邊譬如四天下滿中羅漢百年供養不如有人爲涅槃故於一日夜出家受戒謂猶前施雖多有竭是欲界繫爲法出家非三界業故說過前又云縱此寶塔至忉利天亦劣出家功德者一時欣出雖未可數然其積微是高勝本

沙彌五德

鈔引福田經云一者發心出家懷佩道故二

者毀其形好應法服故三者委棄身命遵崇道故四者永割親愛無適莫故五者志求大乘爲度人故記云此之五德出家大要五衆齊奉不唯小衆終身行之不唯初受又業疏云斯德始終通於五衆俱堪物養人天師範

陟三

十四

故使誦持無輕受體及形服也

三衣興意

鈔引薩婆多云欲現未曾有法故一切九十六種外道無此三名爲異外道故分別功德論爲三時故制有三衣冬則着重夏則着輕

春則着中亦爲諸虫故智論云佛聖弟子住於中道故着三衣外道裸身無耻白衣多貪重着也十誦爲異外道故便以刀截知是慚愧人衣雜含經云修四無量者並剃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也準此而名則慈悲者之服華嚴云著袈裟者捨離三毒等四分云懷抱於結使不應着袈裟薩婆多五意制三衣也一衣不能障寒三衣能障故二不能有慚愧三不中入聚落四乃至道行不生善五威儀不清淨故制令畜三便具上義僧祇云三衣者

賢聖沙門標幟鉢是出家人器非俗人所爲應執持三衣瓦鉢即是少欲少事等當宗外部多爲寒故制三四分又云三世如來並着如是衣故業疏云如律中說如來因諸比丘畜長不自節約是以初夜着一衣乃至後夜

陟三

十五

着第三明旦因制如衣法初

引示袈裟功能

又引大悲經云但使性是沙門汗沙門行形是沙門披着袈裟者於彌勒乃至樓至佛所得入涅槃無有遺餘悲華經云如來於寶藏

佛所發願成佛時我袈裟有五功德一者入我法中或犯重邪見等四衆於一念敬心尊重必於三乘受記二者天龍人鬼若能恭敬此人袈裟少分即得三乘不退三者若有鬼神諸人得袈裟乃至四寸飲食充足四者若

衆生共相違反念袈裟力尋生悲心五者若在兵陣持此小分恭敬尊重常得勝他若我袈裟無此五力則欺十方諸佛濟緣引賢愚經云佛告阿難古昔無量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於山林中有一師子名蹉迦羅毗秦言軀堅

體金色光相明顯時獵師剃頭着袈裟內佩弓箭以毒箭射之師子驚覺即欲馳害見着袈裟念言此人不久必得解脫所以者何此染衣者三世聖人標相我若害之則爲惡心向三世聖賢

大教永斷縑綿皮物

鈔又引央掘經縑綿皮物若展轉來離殺者手施持戒人不應受者是比丘法若受者非悲不破戒涅槃云皮革履屣僑奢耶衣如是衣服悉皆不畜是正經律今有一方禪衆皆

着艾布豈非順教

記云已前律制但據蠶家大教轉來不許受用乃知聲聞行劣但取離非菩薩慈深遠推來處雖離殺手無非殺來足踏_{也坐具}身披_{三衣}也皆需業分非大士可忍豈比丘所宜請考

陟三

去

經文少懷信仰廣叙利害見章服儀離殺手者非蠶家故不受者應法大小俱順故受者非悲違大順小故小從大出望制雖順約義還違故知持戒行慈方符聖旨縱情受用全乖道儀故章服儀云且自非悲之語終爲永

斷之言據此爲論頗彰深切次引涅槃乃終窮囑累決了正教明文制斷何得遲疑

舉現事以斥妄行

記云據僧傳中所叙南岳道休二師不衣綿帛並服艾絮故南山律師云佛法東漸幾六百載唯斯衡岳慈行可歸今時禪講自謂大乘不拘事相綾羅闢美紫碧爭鮮肆恣貪情肯違聖教豈不聞衡岳但服艾絮以御風霜天台四十餘年唯披一衲永嘉食不畊鋤衣不蠶口荆谿大布而衣一床而居良由深解

大乘方乃專崇苦行請觀祖德勿染邪風則
稟教修身真佛子矣

示衣財體如非

業疏云但以邪心有涉貪染爲利賣法禮佛
讀經斷食諸業所獲贓賄皆曰邪命物正乖

佛三

上七

佛化故特制也如經中說比丘持糞掃衣就
河所洗諸天取汁用洗自身不辭穢也外道
持淨艷次後將洗諸天遙遮勿汚池也由邪
命得體不淨故以此文證心清淨者是正本
也雖求清淨財體應法綾羅錦繡俱不合故

世多用絹細者以體由害命特須制約今五
天及諸胡僧俱無用絹作袈裟者親問彼云
以衣爲梵服行四無量審知行殺而故服之
義不應也以法衣順道錦色班綺耀動心神
青黃五綵真紫上色流俗所貪故齊削也資
持云感通傳中天人云佛法東傳六七百載
南北律師曾無此意安用殺生之財而爲慈
悲之服師何獨拔此意南山答曰余因讀智
論見佛着粗布伽梨因懷在心何得乖此及
聽律後便見蠶衣卧具縱得已成並斬壞塗

蟬由此重增景仰又云復見西來梵僧咸着布毼具問答云五天竺國無着蠶衣由此興念著章服儀等義淨三藏內法傳中反加毀誹彼學小乘有部故多偏執今宗大乘了義非彼所知

示敬護三衣鉢具法

事鈔云十誦護三衣如自皮鉢如眼目乃至云所行之處與衣鉢俱無所顧戀猶如飛鳥若不持三衣入聚落俗人處犯罪僧祇亦云比丘三衣一鉢須常隨身違者出界結罪除

病當敬三衣如塔想五分三衣謹護如身薄皮常須隨身如鳥毛羽飛走相隨四分行則知時非時不行所行之處與衣鉢俱猶如飛鳥羽翮相隨諸部並制隨身今時但護離宿不應教矣記云今時希有護宿何況常隨多

防三

十八

有畢生身無法服是則末世護宿猶為勝矣但內無淨信慢法輕衣真出家兒願遵聖制業疏云所以衣鉢常隨身者由出家人虛懷為本無有住著有並便停故制隨身若任留者更增餘習於彼道分曾無思釋故有

由也

示開制本緣

資持云象鼻者即犯衆學不齊整。又注顯然今皆垂肘豈知步步越儀犯言今準感通傳天人所示凡經四制世多迷執畧爲引之

彼云元佛初度五人爰及迦葉兄弟並制袈裟左臂坐具在袈裟下西土王臣皆披白氎搭左肩上故佛制衣角居臂異俗此制也後徒似漸多年少比丘儀容端美入城乞食多爲女愛由是制衣角在肩後爲風飄聽以尼師

壇鎮之

此二制也

後有比丘爲外道難言袈裟既爲可貴有大威靈豈得以所坐之布而居其上比丘不能答以事白佛由此佛制還以衣

角居于左臂坐具還在水下

此三制也

着衣不齊整外道譏言狀如媼女猶如象鼻

陟三

十九

由此始制上安鉤紐令以衣角達於左臂

至置於腋下不得令垂如上述也

左肩若垂臂肘定判非法步步結罪舊云今在左臂爲正但不得垂美角者非也

鉢制意

事鈔引僧祇云鉢是出家人器非俗人所宜

十誦云鉢是恒沙諸佛標誌不得惡用善見云三乘聖人皆執瓦鉢乞食資生四海以爲家居故名比丘中阿含云鉢者或名應器言體者律云大要有二泥及鐵也五分律云有用白銅鉢者佛言此外道法若畜得佛自

作鉢坯以爲後式十誦律云畜金銀木石等鉢非法得罪言色者四分云應熏作思色赤色律文廣有熏法素瓦白鐵油塗者並爲非法言量者四分云大受三斗小受斗半中品可知此律姚秦時譯彼國用姬周之斗着準

唐斗上鉢受一斗下者五升乃至云然則諸部定量雖無一指然多三斗斗半爲限但此器名應器須依教立律云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趣足而已言通增減必準正教

坐具教意

鈔引四分爲身爲衣爲卧具故制長佛二揲叱手廣一揲手半廣長更增半揲手諸部論揲不定今依五分佛一揲手長二尺準唐尺則一尺六寸七分強此用二尺爲揲手準姬周尺也十誦云新者二重故者四重伽論亦

同鼻柰耶云新尼師壇故者緣四邊以亂其
色若作者應安緣五分須搢四角不搢則已
四分云若減量作若疊作兩重並得十誦不
應受單尼師壇離宿吉羅摩得伽云離宿不
須捨墮非佛制故亦不應離宿記云爲身者
陟三
二十
恐坐地上有所損故次爲衣者恐無所藉三
衣易壞故爲卧具者染身不淨汗僧床榻
故

緇門警訓卷第三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冊

永樂北藏

緇門警訓

第一九四冊